秦漢書疏

東漢書疏卷之四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安帝

馬融 字季長茂陵人議郎

征西羌疏

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乃上疏乞自効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

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蓺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厮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一方

日食上䟽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巳之義歸咎自責

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性術以荅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群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彗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

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在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痛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興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

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
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
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
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
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
不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
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
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撿押雖專賞罰不敢越
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
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

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宜擇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朱寵字仲威京兆人大司農

上書訟鄧騭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

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陳忠 寵子

疏薦劉愷

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君
職恊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
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
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
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倀遷並爲掾屬具知
其能倀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
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
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
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
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

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

以猒衆望

疏廣言路

時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

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

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

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問於叔向曰國

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弭盜疏

東漢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尚書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刼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而頃

者以来莫以爲憂州郡督録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

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
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
處爲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糺罰冀以猛濟寬驚懼
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爲
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
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
以承天誡

疏復建武故事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
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

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

埀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

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

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

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䟽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

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

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

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

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

宄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禄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

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疏抑中使負寵

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灾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

隔并憂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涖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矦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

怖譴責或邪謟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稽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

譎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愽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君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

諫以灾眚切免公台

特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眚變咎輙切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

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来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究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下防威

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
世之法也

上疏請置敦煌校尉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
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
遣虎臣浮河絶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
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楊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
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
四郡以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

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

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變國減上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尚書諫用外戚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

自踈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絶之恩蒙值不諱之
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
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
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
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
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
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
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
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
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

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
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
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
極戒杜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
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
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
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
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
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
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巳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張璫

上書陳三策

時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曰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

如又不能則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

下討也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大尉

徒中上書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

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

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

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

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

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緫兵養衆以待其疲䡄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大尉

疏諫寵謁

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縁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宫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

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

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大東不與於今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勞止不怨於下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也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疏諫濫封

前書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分志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袠深疾之後詣闕上疏曰

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諫為阿母脩第

時詔遣使者代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常孟詩曰彌彌其失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並旁鈔掠三邊震擾戰鬭之後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

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地震疏

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

[illegible][illegible]營國池臺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
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
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
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
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
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
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
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
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
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

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暘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廷尉

諫誅趙騰

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

善書惡聖主不罪𥳑蕘膺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

東漢書䟽卷之四 終

東漢書疏卷之五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順帝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尚書僕射

諫立后不決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書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甞有也特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

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寀簡求有德德同以年
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
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
以焦心冒昧陳聞

駮議察舉

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
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
書駮之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
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是以慮無

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向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

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朱穆 字公叔暉孫 尚書

疏除宦官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

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虞詡字仲卿陳國武平人尚書僕射

上書自訟

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隷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大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

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埶每請託受取詡輙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

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彷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

臣襲楊震之跡

疏復西羌

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

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

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

曰

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

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

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

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郎顗字雅光安丘人郎中

論災異

後漢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

詣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灾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内傳曰凡灾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温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

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
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
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
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
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
官府多所攝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
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
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恤貧人賑
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
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

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條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

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

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條便宜七事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禀性愚憃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灾

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顓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
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
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神聖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
䰟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
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
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
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脩飾宮室其時旱其
災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繕
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

人敏炊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
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大灾必當
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求念百姓之勞罷將
作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
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
息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
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
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
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

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寛也其後復寒者無寛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開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賛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巳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灾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灾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

登則損滅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

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復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

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

言此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
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
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
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
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
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
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
旗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
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

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宫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

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二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
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歷樞曰卯
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
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
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之厄九二困者衆小人欲
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
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陛下乃者潛龍養徳幽隱屈厄即位之元紫宮驚
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袄祥未盡君子思

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經來年入季文帝改法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上書薦黃瓊李固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

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
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
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
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灾害屢臻四國未寧
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攻失士爲
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
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
言不讎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脩其
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

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

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稺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沉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復條陳便宜四事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
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
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
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
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
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
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
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
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
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

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輙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帷陛下乃眷臣章深留

明思

二事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靁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靁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靁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靁而解資雨

承順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踈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用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

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申夫也見天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illegible]在南[illegible]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覽詳明堂布[illegible]之務修德禳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小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豭豬毛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臣聞

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隅并太平可待然而災

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
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
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
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
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
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
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
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

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
鼎鑊

張綱（字文紀皓子廣陵太守）

諫縱宦官

綱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
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
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
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
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

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奏誅外戚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吴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

上書陳事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

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告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

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

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

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兩常不足思求所失則

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

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

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

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恩厭倦制不專己恩

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

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

雖疎不失灾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

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

疏闕圖緯

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知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

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録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

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
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
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
藝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簒永元中清河宋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
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
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
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
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
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

僞不窮逆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

典籍無瑕玷矣

史敞

上疏薦胡廣

時陳郡鈌職尚書史敞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温雅愽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

家不矜不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愼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旣蒙簡照宜試職千里臣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尚書令

上順帝疏

臣聞之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

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
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
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
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
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太
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
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

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
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
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
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
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
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
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
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

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
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
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
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
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
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補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
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
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
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

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諫封阿母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

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

災異對

是歲河南三輔大旱天子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禱祀名山大澤詔書下策問舉舉對曰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

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埶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

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寃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弘農太守

上書求自劾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

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愔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三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埶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賢良方正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

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始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

王寶世孫婣族令皆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與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

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邉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

平羌䟽

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䟽曰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兖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畧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

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臣窮居諸軍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上書自頌

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

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凉州刺史郭閎

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

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

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

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

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旣無它私惠而多

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

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

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䟽自頌曰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入涇陽舊都懼

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聽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

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遣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得失對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神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内嬖再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昱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與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群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香之子司空

疏行籍田禮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

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詩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大尉從事中郎

對爲政所宜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

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

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

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
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君
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
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使察孝廉
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
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
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
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
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
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

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

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

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駁議大兵遠發

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

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

若荆楊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

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千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太尉

諫封無功

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徳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王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士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

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
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

東漢書疏卷之五終